

題奇形怪狀造像
諸位狀雖奇形怪異大名皆不壞
男黃梅生五程玉壽女的嚴琦蘭
孔瑾花小舫也琦蘭戲孔女更為孔太
其實花女史真是程太嚴女左右
解掌得似花瓶梅生左足向前歪得太
無動相

抄一境之移居，色裏，實者一身之行動，如影隨形，附從如雲。獻若熱煙，伺其隙指氣使，詔笑而執其勞。例得微資方去。其魯莽滅裂之狀。彷彿窟窟中，也。循西角門之前道。五步一灘。十步一篳。萬頭攢擠，如牆。閭閻爭之聲，雜起。而蠅曳蠅牽，羣趨不衰。吳下游手千萬人，遂利而趨起，點者藉以爲生。實者附以求溫飽。不信風雅游戲之道。成爲苦盡甘來之福星也。是猶下等者耳。

勸好色者

冷眼

我真莫明其妙的。那一般人見了女子。便色迷迷的轉念頭。如嫖妓等。一旦得手。揮金如土。毫無吝色。有錢的人。還可說一句怕惜聲色。那知一般無錢於女色。也是沉迷不醒。真是可嘆。我以為這種消耗於女色的金錢。在錢的方面說。儘可移作救貧恤困。社會公益的事情上去。況且一個人。難免有貧苦的戚友。慷慨周濟。可使人入稱感。在沒錢

詩謎叢話(三)

金季鶴

有受雇爲製謎者，喪心實主。通敵而博雙利。其法乃其訂密約。以隱作記號爲眉目。例如當製謎時。每納底意於三謂者。必沾細墨點於條之點。而人固不置意也。則預告其侶。凡見條之角沾墨點者。盤兩囊以射三謂可也。更有設計較安。不着痕跡者。則約定字例以爲附導。設如約以天地玄黃四字爲例。而導其下附之字。祇於製謎時。凡底字上之韻冠以天或地或三：則射者瞭若燭照矣。厥後主人識驗漸進。爲分司其職。製者一人而繕者又一人。孰知作弊之徒。如盜賊之與偵探。推陳出新。互長其智計。且直截以謎底之字相約矣。其法預約以若干字爲謎底所必用者。

思恩今日之忍。若非限注者。會將金歸去矣。再啓則已非是。適有頃。復見句曰。大地山河口口裝。配一鏡。白玉。金碧。玫瑰諸字。此句乃詩集中應洋琴歌曰。大地山河玫瑰裝矣。欲領養注之。惜有限止。則分爲數注。隱付旁觀者代射之。啓出非政理而何。臺垂如五石瓢矣。

吳下詩話載時。軒然大波。幾成風潮。臨時者旋起經營。賄伯且待爲實。而尖又門前巧劫驪珠。儼然雞籠藏鼠。頗煩填堵帖也。試分之上中下三等。玄妙觀中。星維拱衛。支布達。聯巨字。排板樣數。權銀指相門畫說。巨可占吳之半半。紙薄幕薄。權專注。射者以金鋪博煥炫。故婦盡低眉高擡。屢代所刊。皆以乾元錢榜之流。浪人也。胸無點墨。屢爲之撰說。或合數博。集諸詞向他種。後亦互相郡

文字。在下雖讀過十年的英文，却都聽不懂的奏起來。也是從片裏寫出來的開門關窗，把皮鞭打鬥，以及杯盤碗盞，因近來流行的有聲電影，大都演映。因近來流行的有聲電影，大都演映。因近來流行的有聲電影，大都演映。因近來流行的有聲電影，大都演映。

既而火車如走龍蛇的駛來。廳輪隆隆。一有聲電影萬歲。」

人兒。驚天動地的大豪傑——上鎖精，莫不成癡，一個個竟連話也不出口。

到底外國人利害，設法灌音到話匣中去，電影也就開演了。聽

這個計畫。仍舊失敗。其故為何。原來話匣聲響不宏，且影片易斷。斷去

的，往往重頭不對馬尾。又經過五年的研究。終達至巨響而音不嘶。因

能攝取動作。兼能攝取試驗成功。茲已公然演映。大衆皆贊許。

祇有夏令配克一家。前晚。在下和杜君同往該戲院。觀「新聞記者之秘

對」人生。情節說白。一知半解的不甚清楚。片兒開始映時。那樂聲隨着理

還了先生。情節說白。一知半解的不甚清楚。片兒開始映時。那樂聲隨着理

並不像他家影戲院雇請一班樂師在那裏彈什麼悲啊娜奴伐鳥林。戲中

地面碎。都有一種聲響發出。其中數本。無聲無臭的和尋常影片一般的

是。完全是全有聲的。據說完全有聲。便無意味。倒不如發聲在首尾緊要處

一聲。歎息聲。歡笑聲。聲響雜作。幾疑西方電影家。真的渡着重洋而來。在

一本滑稽片。也是有聲的。什麼奏銅鑼呀。唱戀愛曲啊。詳讀便是婉婉如

降。笛管嗚鳴。聲響都是很大的。在下聽到這兒一句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可也。之祀於聖誕時，楊古本例之。句而此等字者，卽選以爲謎底。則更未始失。噫！胡之所在，弊必隨之。況於博乎？人心既喪，孰非可弔。吾於斯何責哉。

製謎而用箕頭驅龜之字，不能引射者之興趣。勢必欲手息轂。蓋板滯不值推敲耳。如數目姓氏及無意識之地名等是也。而某次范子煙燒之經，○證已生其本爲祝文詩矣。厥後一思唐句爲『去年公』明孫叔以唐祝文周沈五姓。余思唐與文皆舊年跌宕。決無祖孫之事。視魏翁翁當無自稱之理。若周則史上井無其人。僅爲彈詞家之理想人物也。於是刪盡旁枝。惟沈石田於情爲當。孤注之擲。居然中鵠矣。一次則際會之際，却之非甚矣。疑句爲『一帆治雨過門口』。配以見心聲齊書。在製者意爲五字平仄。難分軒輊。而余一見心灰激盪與奮銳不自持。蓋此句爲家君天放樓詩集中句。『一帆治雨過棧門』。余固環誦於舌端。

少。好色的諸君呀，快快覺悟吧。

打倒傲慢

勞觀人

「勞觀人」朝得勢，便龐然自大，目空一切。這也是國人的劣根性。現在時代，這種傲慢的人，真比是國人的夜叉河沙數。到處走動，我們隨地旁過觀察，總得見他從前活動的人，往往連他本來面目，完全忘卻。這種傲慢的人，誰都知道，不過便去罵他，我想設的時候慢的人們，誰是離卑賤，在訓政開始從事建設的時候，人人都應該和衷共濟，才是倚任此腐化份子。一味傲慢，便打倒，或者促其覺悟自新。這件事，可算值得注意的罷。

格價便定

觀戲上中兩日分日本
海關內西國區區區
聯益之友
聯學九美五區區區
食館計學水增三期
二厚金外六三
公七幣元八六及定日
一在洋日每一
註北二定元者一
三號銀二學單位
一處角全備一
六風及銀年大十
二誠影花洋十二

例刊告廣

以一元方寸爲準
鋪面每張一英方寸
每元發八角如欲
餘期正或另加
結賬本對另價格

二月廿付
泉也子書

憑此券

△請閱八部名著

▲郵購以郵票代現九五折
計算掛號寄費另加五分

名家合作	小說家言	全一冊大洋四角
鄭逸梅著	游藝集	全二冊大洋六角
梅著	櫻桃集	全一冊大洋二分半
趙君	郵費	大洋一分
王斐	凱馬爾	全一冊洋一角半

鄭逸梅著	紅花兒	全一冊大洋二角
程小樓著	樓上客	全一冊大洋一角
姚廣慶著	塚	全一冊大洋二角
變術	上海生活	全六冊每冊二角五分

發售處：本埠東萊書局、泰安書局、濟南華山校、青島益豐易
請閱者介紹親友訂閱

興豪邁。草木同臭味。鱗生敢自外。近眠雲來書云。得孔章信。山詩文夜已深。夢爲帶至蘇州。寄存寶堂。待余去取。昨又夢爲山書一題云。寄閉居山能畫。余未之見。今寄題拙作。不知名山見之。以爲何如。醒而翼之。余實未聞名山。夢喜作夢。夢中造恍。還常自曉。或曰。世多造恍之人。皆夢耳。雖然。畫畫。尙是雅道。惜世人不肯作如是之夢耳。

吟秋介逸梅索余畫橫幀。畫記卽寄。記卽題。近作七絕一首云。後岡早起踏露皚。不怕春寒老自吟。旭日未升啼鳥噪。曉窗如雪看梅花。乃寄去近一月。忽接逸梅書來。催吟秋索畫之件。知已爲殷洪喬所誤矣。於是裁紙展墨。再畫一幀。借張弔文君何詞中水調歌頭句補題其上。東皇一笑相語芳華落盡教誰。蓋卽境生情也。余前寄畫幅時。附附有某書贊數則。並寄遺梅。以應聯益之約。則亦失去矣。余旣健忘。又無所憶。不知所談何事。茫茫若舊世。亦可念也。

不爾。虞現心碎烟。靈先生
體全肩背。心間恍惚。大醉其日。
癸銘
文傑先生之非。子局。萬國鍾怡亞。



之
畫
佛

國合滄桑。境壞之遭也。於人亦然。性
情之表示。發而中節。斯爲之和。若
夫忠臣孝子。節婦義夫。至聖名賢。
大俠高隱之士。節爲間氣所鍾。獨得
性情之正。孟子所謂善養浩然之氣
者也。試縱覽往史。舉凡拮据正氣。
彰顯大節者。其言行功烈。震古鏜
今。足令後之人欽遲而稱道。其所持
者。維一往之深情。固結不解。行所
無事。而得其正耳。

此足徵氣節之士。爲有國家者
所宜培養。而人能敦品節行之士。爲有國家者
真性情。固非矯揉造作而可能也。較近世風日下。四
維不張。靡趨道喪。恬然成習。氣節之士。不可復觀。
其故何歟。曰沈祿威權。移其情於榮利。而不軌於正
而已。雖然。沉沉世界。正氣未衰。荦莽蒼生。至情未
泯。松柏搖落。疾風勁草。竊願有情者。勿負天地之生

等八十六間。共計壹千七百二十六間。華界尚未調查統計於此可見海上建築之激進。而投資地產最屬穩妥可靠。即利益亦最優厚。至新建築中。華人之經手鳴而承造者。居十分之八云。

嗶鳴

本刊擬出一讀者號。藉以聯絡感情。廣通聲氣。務祈讀者諸君擁躍賜稿。一俟稿齊。即行刊布。選錄者當以聯益牒為限。聊答雅意。

本刊徵求仕女照片。刊登後原片奉還。決不污損。請閱聞名媛。弗吝惠信是幸。

▲上海學界於前日（十九日）舉行五週紀念會。儀式中有董事何砥柱陳德熊熊克武主莊致辭。院長陳濤成報告熊天翼與開先非常演說。莊重非常。遊戲方面有鋼琴專家魏雅琳女士鋼琴獨奏。及該院師範生由學生小學先生魏雅生分別表演鋼琴樂魔術歌舞劇由京劇歌劇新劇。頗受觀眾鼓掌贊許。另有各項運動表演及

吳苑香屑

名。主其政者乃李師師之後人。以活潑稱于時。態度妖冶。孤媚入骨。爲遊藝者大都出其門下。有雛鳳一羽盛開。柔媚入骨。爲遊藝者之都。其一輩一足。足以迷湯城而惑下蔡。以此枇杷門巷。車馬喧闐。然入其門者。雖僅需千金。纔須巨萬。仍不足以一親芳澤。蓋既須壓主政者之貪心。大須垂憐顧之青睞也。太原生雞習知之者。某夕。聞宴于其桃園。佳賓紛來。美若維陳。座有東耳公子。美豐姿。有衛玠璧月之目。雛鳳見

齊殺（織） 從前山東的車閫張長腿大姐自習
後來把賈副官抵命又陪上三個屈死

女明星徐琴芳，秀外慧中，對於國學，頗有根底。近來更潛心研究經行文字，日間從事電影工作，遂於旁晚抽暇，讀英文一二小時。請電影字幕翻譯名家徐維翰君爲教授，故琴芳一小時，除粉益脂奩外，茲又多皮香洋裝之費爲之點綴矣。

馬弁告訴了四姨太太的馬弁，四姨太太本是甚雅匪最心愛的，那個劉劍高二倍的小姨太太，也狠得雅匪的。

是合作的，拘捕的時候。也有趙伶的名字，幸虧派去的軍法官，和趙伶素有淵源。可是也不能想法開脫。

觀蔡家石 極形熱鬧。晚間七時。茲由該院僱豐有宴請各界云。

家屬甚多。



人 一 日

鬼。此事是叫褚玉璞去辦的。褚玉璞是徐州著名的匪首。直魯軍裏的魔王。費人不眨眼。無惡不作。性情的殘酷。遠

寵愛。兩個妖精，時常鬧着醋勁。四姨太的馬弁，聽見了這消息，自然去討好主人。況且他又和她有一手兒的，自然原原本本，詳詳細細，告訴四姨太。那時褚

當時趙伯也同劉漢臣高三魁一起捕去。瞿某時候點到趙伯，趙伯承認。那法官跑過去，着力把趙伯打了一個巴掌，踢了幾腳。高聲罵道：「你這忘八小子不要來混你老子的眼睛。老子是認識趙伯的。你一定

是在長腿自己手裏。那白鬍子教書老先生。無論如何不致於死的。褚玉璞自己長的十分醜惡。却也歡喜

活龍活現。把褚匪氣得鬍子直跳。一面叫四姨太秘
密。一面派了個得力副官。去監視行動。可巧那副官
和辦劉高二伶的小姨太。也有過關係的。氣的也和褚

是拿了姓趙的錢。來頂吃官司的。滾你媽的蛋。」一邊罵。一邊叫手下人說。「這是頂名的。趕快攆他出去。再去搜真的來。」趙伶也知道是熟人開脫。連忙跪下。

玩女人。貪貪女色。便把女人的老子兄弟。胡亂放天津的官吏。那在直隸代理省長的政務廳長宋雲岡。就是他最寵愛姨太太的老子。他的倒行逆施。更比長賜厲害。又最怕自己姨太太和人家戀愛。前年冬天。北

匪一樣，所以一到北京，把事情說的格外實在。那時老褚回津，更派了個軍法官，到北京去，在戲院裏，把劉高二份捕去，硬說是赤化。在北平鎮決。（其實非赤化，乃白化也。）小姨太也給老褚一鎗，送回老家去。

說「我不姓趙。是姓趙的騙我。說頂他名。來一踹沒有事的。」那法官又大罵了一陣。輕輕的放了他出來。死裏逃生。也是趙份的幸運。當夜跑到天津。回上海去了。那法官回去復命。就說事機不密。跑了一個。兩個。

濃蔭覆屋 謝之光攝

京有兩個伶人。一個是劉藝舫的義子劉漢臣。一個是高三魁。都是從上海去的。年輕貌美。便給一位褚玉璞的姨太太看上。那個姨太太。本來妍一個馬弁。那

了。這件事，上海各報，也都有登過的，不過不甚詳細。我有一個朋友，在北京憲兵司令部，據說南方名旦，同劉高同去北京的趙某，本來也在數內。三

已經辦持。祥兒又托州法官照了。阿也新罷哩。一件事。本不在齊東私語範圍之內。不過連帶叙及談談痞匪的殘酷。軍閥淫惡的報應罷了。